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記正義卷一百十七

唐 張守節 撰

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 史記一百十七

司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字長卿少時好讀書學擊劍故其親名之曰犬子相如既學慕蘭相如之為人更名相如以貴為郎事孝景帝為武騎常侍非其好也會景帝不好辭賦是時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齊人鄒

陽淮陰枚乘吳莊忌夫子之徒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客游梁梁孝王令與諸生同舍相如得與諸生游士居數歲乃著子虛之賦會梁孝王卒相如歸而家貧無以自業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吉曰長卿久宦遊不遂而來過我於是相如往舍都亭臨邛令繆為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初尚見之後稱病使從者謝吉吉愈益謹肅臨邛中多富人而卓王孫家僮八百人程鄭亦數百人二人乃相謂曰今有貴客為具召之并召令令既至卓氏客

以百數至日中謁司馬長卿長卿謝病不能往臨邛令不敢嘗食自往迎相如相如不得已彊往一坐盡傾酒酣臨邛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自娛相如辭謝為鼓一再行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相如之臨邛從車騎雍容閒雅是都及飲卓氏弄琴文君竊從戶窺之心悅而好之恐不得當也既罷相如乃使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與馳歸家居徒四壁立

卓王孫大怒曰女至不材我不忍殺不分一錢也人或謂王孫王孫終不聽文君久之不樂曰長卿第俱如臨邛從昆弟假貸猶足為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與俱之臨邛盡賣其車騎買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鑪相如身自著犢鼻褌與保庸雜作滌器於市中卓王孫聞而耻之為杜門不出昆弟諸公更謂王孫曰有一男兩女所不足者非財也今文君已失身於司馬長卿長卿故倦游雖貧其人材足依也且又令客獨奈何相辱如此卓

王孫不得已分予文君僮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乃與相如歸成都買田宅為富人居久之蜀人揚得意為狗監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為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也請為天子游獵賦賦成奏之上許令尚書給筆札相如以子虛虛言也為楚稱烏有先生者烏有此事也為齊難無是公者無是人也明天子之義故空藉此

三人為辭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囿其卒章歸之於節儉
因以風諫奏之天子天子大悅其辭曰楚使子虛使於
齊齊王悉發境內之士備車騎之衆與使者出田田罷
子虛過詭烏有先生而無是公在焉坐定烏有先生問
曰今日田樂乎子虛曰樂獲多乎曰少然則何樂曰僕
樂齊王之欲夸僕以車騎之衆而僕對以雲夢之事也
曰可得聞乎子虛曰可王駕車千乘選徒萬騎田於海
濱列卒滿澤罟罔彌山

說文云罟罔罟也今
幡車罟也彌竟也

揜兔轉鹿

射麋腳麟驚於鹽浦割鮮染輪射中獲多矜而自功顧
謂僕曰楚亦有平原廣澤游獵之地饒樂若此者乎楚
王之獵何與寡人僕下車對曰臣楚國之鄙人也幸得
宿衛十有餘年時從出游游於後國覽於有無然猶未
能徧覩也又惡足以言其外澤者乎齊王曰雖然略以
予之所聞見而言之僕對曰唯唯臣聞楚有七澤嘗見
其一未覩其餘也臣之所見蓋特其小小者耳名曰雲
夢雲夢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則盤紆峩鬱隆

崇偉峯巖參差日月蔽虧交錯糾紛上干青雲罷池

陂陀下屬江河其土則丹青赭堊雌黃白垺

藥對曰雌黃出武都

山谷與雄黃同山

錫碧金銀

顏云錫青金也碧謂玉之青白色者也

衆色炫耀照

爛龍鱗其石則赤玉玫瑰琳琅琨瑀玳玳玄厲瑱石武

夫其東則有蕙圃衡蘭芷若射干穹窮昌蒲江離麋蕪

諸蔗搏且其南則有平原廣澤登降陀靡案衍壇曼緣

以大江限以巫山其高燥則生葳蕤苞荔薜莎青蘋其

卑溼則生藏蓂蒹葭東薈雕胡蓮藕菰蘆菴蘭軒芋衆

物居之不可勝圖其西則有湧泉清池激水推移外發

芙蓉菱華內隱鉅石白沙其中則有神龜蛟鼉瑇瑁

似

鴈甲有文出南海可以飾器物也

鼈鼉其北則有陰林巨樹榧栲豫章

按溫活人云豫今之栲木也章今之樟木也二水生至七年枕樟乃可分別

桂椒

郭云桂似枇杷葉而

大白花花而不著子蔽生巖巖間無雜木冬夏常青按

今諸寺有桂樹葉若枇杷而小光靜冬夏常青其皮不

中食蓋二

木蘭

廣雅云似桂皮辛可食葉冬夏常似冬其實如小甘辛美南人以爲梅也

藥

離朱楊槐榧栲栗橘抽芬芳

小曰橘大曰柚樹有刺冬不凋葉青花白子黃亦二

樹相似

其上則有赤援蠃螬

蠃螬蝸蝓類皆猿猴類

鵲鵲孔鸞騰

遠射干其下則有白虎玄豹螭蛇羆豺兕象野犀

兕狀如水

牛象大獸長鼻牙長一大俗呼為江獐頭似猿一角在頸漢書無此一句

窮奇殫挺於是

乃使專諸之倫手格此獸楚王乃駕馴駁之駟乘雕玉之輿靡魚須之橈旃曳明月之珠旗建干將之雄戟左烏嗥之雕弓右夏服之勁箭陽子驂乘纖阿為御案節未舒即陵狡獸轡叩叩蹙距虛軼野馬而轉駒駘乘遺風而射游騏儵呻淒淒靈動燥至星流霆擊弓不虛發中必決皆洞胃達腋絕乎心繫獲若雨獸拚草蔽地於

是楚王乃弭節裴回翱翔客與覽乎陰林觀壯士之暴

怒與猛獸之恐懼激飢受訕殫睹衆物之變態於是鄭

女曼姬

文頤云鄭國出好女曼者其色理男澤也如淳云鄭女曼姬也男姬楚武王夫人鄧

被阿

錫

按東阿出繒也

揄紆縞

揄曳也韋云紆之色若縞也顏云紆縞紆也縞鮮支也

雜纖羅

垂霧縠縠積褰縐紆徐委曲鬱撓谿谷衿衿袞袞

上芳云反

下方非反

揚施卹削蜚纖垂髻扶與猗靡

與音餘猗於綺反謂鄭女男姬侍從

王者扶其車與而猗靡

喻呶萃蔡

呶火甲反萃音萃蔡千曉反

下摩蘭蕙上拂

羽蓋錯翡翠之威蕤繆繞繞玉綬

顏云下靡蘭蕙謂垂髻也上拂羽蓋謂飛織也

玉綬以玉飾綬也言飛織垂臂錯雜翡翠之旌幡或統
玉綬也張揖云翡翠大小一如雀雉赤曰翡雌青曰翠
博物志云翡翠身通黑唯胸前背上翼後有赤毛翠身通
青惟唯六翮上毛長寸餘青其飛則羽鳴翠翡翠翡翠然
因以為
縹乎忽忽若神仙之仿佛
佛言似神仙也戰國策云鄭之美女粉白

黛黑而立於霄不知者謂之神仙

於是乃相與獠於蕙圃嬰珎勃窣上

金隄拚翡翠射鵝鵝微矰出纖繳施弋白鵠連駕鷺

鵠水

鳥也駕鷺連謂兼獲也抱朴子

雙鵠下玄鵠加

司馬彪云鵠似

云千歲之鵠純白能登於木

鴈而黑亦呼為鵠括韓詩外傳云胎生也相鵠經云鵠壽二百六十歲則色純黑按弋雙鵠既下人加玄鳥之

也上急而後發游於清池浮文鵠楊桂枹張翠帷建羽蓋

罔瑋瑁鈞紫貝

毛詩蟲魚疏云貝水之介蟲大者蚌音下郎反小者為貝其白質如玉紫點為

文皆成行列當大者徑一尺小者七八寸今九真趾以為杯盤寶物也貨殖傳云貝寶龜是

擬金鼓

吹鳴籟榜人歌聲流唱水蟲駭波鴻沸涌泉起奔揚會

礪石相擊硠硠礚礚若雷霆之聲聞乎數百里之外將

息獠者擊靈鼓起烽燧車案行騎就隊纏乎淫淫班乎

裔裔於是楚王乃登陽雲之臺泊乎無為澹乎自持勺

藥之和具而後御之不若大王終日馳騁而不下輿將

割輪淬自以為娛臣竊觀之齊殆不如於是王默然無

以應僕也。烏有先生曰：是何言之過也！足下不遠千里來，況齊國王悉發境內之士而備車騎之衆，以出田，乃欲戮力致獲，以娛左右也。何名為夸哉？問楚地之有無者，願聞大國之風。烈先生之餘論也。今足下不稱楚王之德厚，而盛推雲夢，以為高奢，言淫樂而顯侈靡，竊為足下不取也。必若所言，固非楚國之美也。有而言之是章君之惡，無而言之是害足下之信。章君之惡而傷私義，二者無一可而先生行之，必且輕於齊而累於楚矣。

且齊東有巨海南有琅邪

山名在密州東南百三十里琅邪臺在山上

觀乎成山

封禪書云成山斗入海言上山觀也括地志云成山在萊州文登縣東北百八十里也

射乎之罘

括地志云罘山在萊州文登縣西北百九十里言射獵其上也罘音浮

浮勃澥游孟諸

禮

職方氏青州藪曰望諸鄭玄云望諸孟豬也

邪與肅慎為鄰

邪謂東北接之括地志云鞞鞬

國古肅慎也亦曰挹樓在京東北八千四百里南去扶餘千五百里東及北名振大海也

右以湯谷

為界

言右者北向天子也海外經云湯谷在黑齒北上有扶桑木水中日月所落張揖云日所出也許慎

云熱如湯

秋田乎青丘

服虔云青丘國東海東三里郭云青丘山名上有田亦有國出九尾狐在

東海

吞若雲夢者八九其於胃中曾不蒂芥若乃俶儻琬琰

偉異方殊類珍怪鳥獸萬端鱗萃充仞其中者不可勝

記禹不能名契不能計

禹為堯司空辨九州土地山川草木禽獸契為司徒敷五教主

四方會計言二人猶不能名計其數

然在諸侯之位不敢言游戲之樂苑

囿之大先生又見客是以王辭而不能復何為無用應

哉無是公听然而笑曰楚則失矣齊亦未為得也夫使

諸侯納貢者非為財幣所以述職也封疆畫界者非為

守禦所以禁淫也今齊列為東藩而外私肅慎捐國踰

限越海而田其於義故未可也且二君之論不務明君

臣之義而正諸侯之禮徒事爭游獵之樂苑囿之大欲以奢侈相勝荒淫相越此不可以揚名發譽而適足以貶君自損也且夫齊楚之事又焉足道邪君未睹夫巨

麗也獨不聞天子之上林乎左蒼梧右西極

文潁云蒼梧郡屬交

州在長安東南故言左爾雅云西至於西國為極在長安西故言右

丹水更其南紫淵徑

其北

山海經云紫淵水出嶺南之山西流注河文潁云西河縣羅縣有紫澤其水紫色注亦紫在縣北於

長安為北

終始霸漣出入涇渭鄠鄠潦潏紆餘委蛇經營乎

其內蕩蕩兮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東西南北馳騖往

來出乎椒丘之闕行乎洲淤之浦徑乎桂林之中過乎

決莽之野汨乎渾流順阿而下赴臨陝之口觸穹石激

堆埼沸乎暴怒洶涌滂潰渾渟渚汨卑渤密三音汨于筆反滂測

泌節橫流逆折轉騰激冽澎湃沆瀣澎音彭反渟音秘反沆胡朗反瀝胡

穹隆雲繞蛇澶膠戾蛇音婉戾音善踰波趨浥莅莅下瀨批

巖衝壘批白結反礧巖司馬彪云批反擊也壘曲隈也犇揚滯沛臨坻注壑坻音

遲坻水中沙微起出水者也爾雅云水趾曰坻壑壘也澆潏賈隆賈音頤隨直類反湛湛

隱隱砰磅訇磕砰披萌反磅蒲黃反訇呼宏反溢苦蓋反皆水流鼓怒之聲也湔湔湔

崎振谿通谷蹇產溝瀆谿呀谿間自陵別島

高平曰陸大陸曰阜

大阜曰陵水中山曰島

歲魄裛痾

歲於鬼反魄魚鬼反裛鳥罪反痾胡罪反皆高峻貌

丘墟

崑崙

虛音墟崑口忽反又口罪反崑力罪反皆堆壘不平貌

隱赫鬱

音律郭云皆其形

勢也登降施靡

郭云施靡猶連延

陂池裊多沆溶淫鬻

溶音容鬻音育張云

水流谿谷之間散渙夷陸亭臯千里靡不被築掩以綠蕙

張云綠王

蕙也蕙薰草也顏云綠蕙言蕙草色綠耳非王蕙也爾雅云葉一名王蕙

被以江離糝以蘼

蕪

糝女又反

雜以流夷專結縷攢戾莎揭車衡蘭豪本射干

芘薑藁荷

藁人羊反柯根旁生笋若芘藁可以為藎又治蟲毒也

歲橙若蓀鮮枝

黃磔蔣茅青蘋布獲閔澤延曼太原麗靡廣衍應風披
靡吐芳揚烈郁郁斐斐衆香發越彤縵布寫晻曖苾勃
暗醲奄愛二音皆芳香之盛也詩云苾苾芬芬氣也於是乎周覽泛觀瞋盼軋沕

芒芒恍忽視之無端察之無崖日出東沼入於西陂其
南則隆冬生長踊水躍波獸則嘯旄摸聲沈牛塵麋

鹿而大按麋似水牛

赤首圜題窮奇象犀其北則盛夏含凍裂地

涉冰揭河獸則麒麟角觝駒駼橐駝蛩蛩騊駼驢騾

駒駼挑徒二音橐音託駼徒河反蛩音其然反騊顛奚二音駼決帝

於是乎離宮別館

彌山跨谷

彌滿也跨猶跨也言宮館滿山又跨谿谷也

高廊四注重坐曲閣

華榱壁璫輦道纚屬步擱周流長途中宿夷夢築堂累

臺增成巖突洞房俛杳眇而無見仰攀撩而捫天奔星

更於閨闈宛虹拖於楯軒

拖音徒我反顏云宛虹屈曲之虹拖謂中加於上也楯軒

之闌板也言室宇之高故星虹得經加之

青蚪蚴蟻於東箱

蚪一虯反蟻力虯反

象輿

婉蟬於西清

婉蟬宛善二音顏云蚴蟻蟬皆行動之貌也

靈囿燕於閒觀偃

佺之倫暴於南榮醴泉涌於清室通川過乎中庭槃石

振崖嵌巖倚傾嵯峨磔刻削崢嶸

郭云言自然若彫刻也

玫瑰

碧琳珊瑚叢生

郭云珊瑚生水底石邊大者樹高三尺餘枝格交錯無有葉

璿玉旁

唐瓊編文鱗赤瑕駁瑩雜甬其間垂綬琬琰和氏出焉
於是乎盧橘夏孰黃甘橙棣批把檠柿檮栳厚朴栲棗
楊梅櫻桃蒲陶隱夫鬱棣搭櫟荔枝羅乎後宮列乎北
園馳丘陵下平原楊翠葉杞紫莖發紅華秀朱榮煌煌
扈扈照耀鉅野沙棠櫟櫨華汜檝櫨留落胥餘仁頻并
閭攬擅木蘭豫章女貞長千仞大連抱夸條直暢實葉
後茂攢立叢倚連卷累俛崔錯登飢吭衡間柯垂條扶

於落英幡纚紛容蕭蔘旖旎從風瀏莅此吸蓋象金石

之聲

金鐘石磬

管籥之音

廣雅云象簾長一尺圍一寸有六孔無底籥謂之笛有七孔說文云

籥三孔籥也

柴池此虎旋環後宮雜運累輯被山緣谷循阪

下隰視之無端究之無窮於是玄猿素雌蜺蠓飛鷗蛭

蜩蠹蜉蝣胡鰲蛻棲息乎其間長嘯哀鳴翮幡互經

郭云

互經互相經過

天矯枝格偃蹇抄顛

大音妖矯音矯抄音弭召反郭云皆瓊猴在樹共戲

此態也天矯頸中也

於是乎踰絕梁

張云絕梁斷橋也郭云梁厚石絕水也

騰殊榛

榛仕斤反爾雅云木叢生為榛也殊異也

捷垂條

捷音才業反張云捷時懸垂之條

蹕稀間

牢落陸離爛曼遠遷

郭云奔走崩騰走也顏云言其聚散不常離亂移徙

若比輩

者數千百處嬉游往來宮宿館客庖厨不徙後宮不移

說文云庖厨屋鄭元注周禮云庖言苞也苞裹肉曰苞苞也後宮內人也言宮館各自有

百官備

具於是乎背秋涉冬天子校獵乘鏤象六玉蚪拖蜺旌

拖音徒可反張云折毛羽漆以五采綴以縷為旌有似虹蜺氣靡雲旗

張云畫能於旌似云氣也

前皮軒後道游孫叔奉轡衛公驂乘扈從橫行出乎四

校之中鼓嚴簿縱條者江河為陸泰山為櫓車騎雷起

隱天動地先後陸離離散別追淫淫裔裔綠陵流澤雲

布雨施生貌豹搏豺狼

搏擊也杜林云豺似
貓白色說文云狼爪

手熊羆

張云

熊人身人足黑色熊大於熊黃白色皆能
攀沿上高樹冬至入穴而蟄沿春而出也

足野羊蒙鵝

蘇袴白虎被豳文跨野馬陵三叟之危下磧歷之坻

坻音

遲磧歷淺水中沙石也坻水中
中高处言獵人下此也

徑陵赴險越壑厲水推蜚廉

弄解豸格瑕蛤鋌猛氏胃驤褭射封豕箭不苟害解脰

陷腦弓不虛發應聲而倒於是乎乘輿彌節裴回翱翔

往來睨部曲之進退覽將率之變態然後浸潭促節儵

復遠去流離輕禽蹙履狡獸韞白鹿捷狡兔

韞音衛抱
朴子云白

鹿壽千歲滿五百歲色純白也晉徵
詳記云白鹿色若霜不與他鹿為羣軼赤電遺光耀追

怪物出宇宙

怪物謂遊氣飛戾也張云天地四方曰宇
往古來今曰宙許慎云宙所極也按

許說宙彎繁弱

上鳥繁反文類云彎牽也繁弱夏后氏
良弓名左傳云公魯公以夏后之禮封

父之滿白羽

文類云引弓盡箭鏑為滿
以白羽羽箭故云白羽也

射游梟櫟蜚虞

擇肉後發先中命處弦矢分藝殪仆然後揚節而上浮

陵驚風歷駭飈

上音必逆反小雅云扶
暴風從下升上故曰飈

乘虛無與神俱

張云虛無寥廓與元通靈言其所乘
氣之高故能出飛鳥之上而與神俱也

轉玄鵬亂昆

雞

轉音宏鵬二百六
十歲則淺黑色也

道孔鸞促駿儀拂鷲鳥捎鳳皇捷

鴛鴦掩焦明

按長喙疎翼覓尾非幽
閑不集非珍物不食

道盡塗殫迴車而

還招搖乎裏羊降集乎北紘率乎直指閭乎反鄉覓石

闕歷封巒過雉鵲望露寒下棠梨息宜春

括地志云宜
春宮在應州

萬年西南
三十里

西馳宣曲濯鵠牛首登龍臺掩細柳

郭云觀
名在昆

明南
柳市

觀士大夫之勤略釣獠者之所得獲觀徒車之所

轉轆

轆踐也
轆輶也

乘騎之所蹂若人民之所蹈躅與其窮極

倦飢驚憚冒伏不被創刃而死者佗佗籍籍填坑滿谷

揜平彌澤於是乎游戲懈怠置酒乎昊天臺張樂乎

轆轤之字撞千石之鐘立萬石之鉅建翠華之旗樹靈
鼉之鼓奏陶唐氏之舞聽葛天氏之歌千人唱萬人和
山陵為之震動川谷為之蕩波巴俞宋蔡淮南于遮文成
顛歌族舉遞奏金鼓迭起鏗鎗鐳磬洞心駭耳荆吳鄭
衛之聲韶護武象之樂陰淫繁衍之音鄙郢縵紛激楚
結風俳優侏儒狄鞮之倡所以娛耳目而樂心意者麗
靡爛漫於前靡曼美色於後若夫青琴宓妃之徒絕殊
離俗妖冶媚都靚莊刻飭便嫗倬約柔撓嫗嫗斌媚

媚世獨繭之褕施眇閭易以戍削嫖姚微循

嫖 白服反
姚音先微音

白結反
俏音肩

與世殊服芬香漚鬱酷烈淑郁皓齒粲爛宜笑

的皪長眉連娟微睇絲藐色授魂與心愉於側於是酒
中樂酣天子芒然而思似若有亡曰嗟乎此泰奢侈朕
以覽聽餘間無事棄日順天道以殺伐時休息於此恐
後世靡麗遂往而不反非所以為繼嗣創業垂統也於
是乃解酒罷獵而命有司曰地可以墾辟悉為農郊以
瞻萌隸隳牆塹墜使山澤之民得至焉實陂池而勿禁

實滿也言人滿陝

池任采捕所取也

虛宮觀而勿仞

仞音刃亦滿也言離宮別館勿令人居上

並廢罷也

發倉廩以振貧窮補不足恤鰥寡存孤獨出德號

省刑罰改制度易服色更正朔與天下為始於是歷古

日以齊戒襲朝衣乘法駕建華旗鳴玉鸞游乎六藝之

圃

六藝云言田獵訖則通游六藝而疾驅於仁義之道也

騫乎仁義之塗覽觀春

秋之林射狸首兼騶虞弋玄鵠建千戚載雲罕揜羣雅

悲伐檀樂樂胥修容乎禮園

禮所以自修飾整威儀也

翱翔于書園

尚書所以明帝王君臣之道也

述易道

易所以繫辭微妙上辨二儀陰陽中知人事下明地理也言四

獵乃射記又應涉六經之要也

放怪獸

張云苑中奇怪之獸不伏獵也

登明堂坐清廟

明堂有五帝廟故言清廟王者朝侯之處

恣羣臣奏得失四海之內靡不受

獲

言天下之人無不受恩惠

於斯之時天下大說嚮風而聽隨流而

化喟然興道而遷義刑錯而不用德隆乎三皇功美於

五帝若此故獵乃可喜也若夫終日暴露馳騁勞神苦

形罷車馬之用抗士卒之精費府庫之財而無德厚之

恩務在獨樂不顧衆庶忘國家之政而貪雉兔之獲則

仁者不由也從此觀之齊楚之事豈不哀哉地方不過

千里而圉居九百是草木不得墾辟而民無所食也夫以諸侯之細而樂萬乘之所侈僕恐百姓之被其尤也於是二子愀然改容超若自失逡巡避席曰鄙人固陋不知忌諱乃今日見教謹聞命矣賦奏天子以為郎無是公言天子上林廣大山谷水泉萬物及子虛言楚雲夢所有甚衆侈靡過其實且非義理所尚故刪取其要歸正道而論之相如為郎數歲會唐蒙使略通夜郎西越中發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為發轉漕萬餘人用興

法誅其渠帥巴蜀民大驚恐上聞之乃使相如責唐蒙
因喻告巴蜀民以非上意檄曰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
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
天下輯安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
臂受事詘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請朝稽首來享移師
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轅之
長常效貢職不敢怠墮延頸舉踵喁喁然喁五恭反皆
口向上也爭歸義欲為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

順者已誅而為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發巴蜀
士民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衛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
戰鬪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
又擅為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
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攝
弓而馳荷兵而走流汗相屬唯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
義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惡
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

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珪而爵
位為通侯居列東第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
於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佚名聲施於無窮
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
野草而不辭也今奉幣役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
誅身死無名謚為至愚耻及父母為天下笑人之度量
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
子弟之率不謹也寡廉鮮耻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

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曉喻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弟以不教誨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使咸知陛下之意唯毋忽也相如還報唐蒙已略通夜郎因通西南夷道發巴蜀廣漢卒作者數萬人治道二歲道不成士卒多物故費以巨萬計蜀民及漢用事者多言其不便是時邛笮之君長聞南夷與漢通

得賞賜多多欲願為內臣妾請吏比南夷天子問相如
相如曰邛笮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時嘗通為郡縣
至漢興而罷今誠復通為置郡縣愈於南夷天子以為
然乃拜相如為中郎將建節徃使副使王然于壺充國
呂越人馳四乘之傳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夷至蜀蜀
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蜀人以為寵於是卓
王孫臨邛諸公皆因門下獻牛酒以交驩卓王孫喟然
而嘆自以得使女尚司馬長卿晚而厚分與其女財與

男等同司馬長卿便略定西夷邛笮冉駹斯榆之君皆
請為內臣除邊關關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牂牁為徼
通零關道橋孫水以通邛都還報天子天子大說相如
使時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不為用唯大臣亦以為然
相如欲諫業已建之不敢乃著書籍以蜀父老為辭而
已詰難之以風天子且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知天子之
意其辭曰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

高祖惠帝
高后孝文

孝景
孝武

威武紛紜湛恩汪濊羣生澍濡洋溢乎方外於是

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冉從
駝定筴存邛略斯榆舉苞滿結軌還轅東鄉將報至于
蜀都耆老大夫薦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
辭畢因進曰蓋聞天子之於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
已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
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
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為左右患之且夫邛筴西僊之
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來彊者

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今割齊民以附夷狄弊所
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邪必
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已不化俗也余尚惡聞若說
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觀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
得聞已請為大夫粗陳其略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
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
常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
晏如也昔者鴻水淳出汜濫衍溢民人登降移徙陟陘

而不安夏后氏戚之乃堙鴻水決江䟽河漉沈疇留東
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當斯之勤豈唯民哉心煩於慮
而身親其勞躬胝無肢膚不生毛故休烈顯乎無窮聲
稱決乎于茲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握鈞拘文
牽俗循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閎議創業
垂統為萬世規故馳騫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
地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匪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
臣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濶衍溢懷生之物有不

浸潤於澤者賢君耻之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
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遠絕異黨之地舟輿
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內之則犯義侵禮
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弑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
序父兄不辜幼孤為奴係纍號泣內嚮而怨曰蓋聞中
國有至仁焉德洋而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為
遺已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盍夫為之垂涕况乎上
聖又惡能已故止出師以討彊胡南馳使以誚勁越四

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願得受號者以億計故乃
闕沫若微特犴鏤零山梁孫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
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䟽遯不閉阻深闇昧得耀
乎光明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誅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
提福不亦康乎夫極民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
之陵遲繼周氏之絕業斯乃天子之急務也百姓雖勞
又惡可以已哉且夫王事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
佚樂者也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矣方將增泰山之

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上咸五下登三觀者未
睹指聽者未聞音猶鷦明已翔乎寥廓而羅者猶視乎
藪澤悲夫於是諸大夫芒然喪其所懷來而失厥所以
進喟然並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
怠請以身先之敝罔靡徙因遷延而辭避其後人有上
書言相如使時受金失官居歲餘復召為郎相如口吃
而善著書常有消渴疾與卓氏婚饒於財其進仕宦未
嘗肯與公卿國家之事稱病間居不慕官爵常從上至

長楊獵

括地志云秦長楊宮在雍州藍田縣東南三里上起以宮內有長楊樹以為名

是時天

子方好自擊熊羆馳逐野獸相如上疏諫之其辭曰臣

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

育

賁音奔賁古之勇士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豺狼發怒吐氣聲音動天夏育亦古之猛士也

臣之

愚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

獸卒然遇軼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

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伎力不得用枯

木朽株盡為害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

不殆哉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
道而後行中路而後馳猶時有銜橛之變而況涉乎蓬
蒿馳乎丘墳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為禍
也不亦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而樂出於萬有
一危之塗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也蓋明者遠見於
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
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者坐不垂堂此言雖
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之留意幸察上善之還過宜春

宮

括地志云泰宜春宮在雍州萬年縣西南三十里宜春苑在宮之東社之南始皇本記云葬二世社南宜

春苑中按今宜春宮見二世陵故作賦以哀也

相如奏賦以哀二世行失也其

辭曰登陂池之長阪兮坐入曾宮之嵯峨臨曲江之隍

州兮望南山之參差巖巖深山之磴磴兮通谷豁兮豁

澗汨滅喻習以永逝兮注平皋之廣衍觀衆樹之塢蔓

兮覽竹林之榛榛東馳土山兮北揭石瀨彌節容與兮

歷弔二世持身不謹兮亡國失勢信讒不寤兮宗廟滅

絕嗚呼哀哉操行之不得兮墳墓蕪穢而不修兮魂無

歸而不食，夔邈絕而不齊。兮彌久遠而愈休，精罔闕而
飛揚。兮拾九天而永逝，嗚呼哀哉。相如拜為孝文園令，
天子既美子虛之事，相如見上好僊道，因曰：上林之事
未足美也。尚有靡者，臣嘗為大人賦，未就，請具而奏之。
相如以為列僊之傳，居山澤間，形容甚臞，此非帝王之
僊意也。乃遂就大人賦，其辭曰：世有大人兮，在于中州。
宅彌萬里兮，曾不足以少留。悲世俗之迫隘兮，竭輕舉
而遠游。垂絳幡之素蜺兮，載雲氣而上浮。建格澤之長

竿兮總光耀之采旄垂旬始以為慘兮挹彗星而為髻

掉指橋以偃蹇兮又旖旎以招搖攬攬搶以為旌兮

天官

書云天攬長四尺末銳天槍
長數丈兩頭銳其形類彗也

靡屈虹而為綢紅杳渺以

眩湑兮焱風涌而雲浮駕應龍象輿之蠖略逶麗兮驂

赤螭青蚪之蚺蜺蜿蜒低仰夭矯据以驕驚兮訕折隆

窮躩以連卷沛艾赳螭仡以佻儼兮放散畔岸驤以孱

顏跽蹶踳輶轄容以委麗兮綢繆偃蹇怵鼻以梁倚糾蓼

呌鼻蹋以般路兮蔑蒙踊躍騰而狂趙莅珮卉翕燦至

電過兮煥然霧除霍然雲消邪絕少陽而登太陰兮與

真人乎相求互折窈窕以右轉兮橫厲飛泉以正東

渡厲

也張云泉飛谷也在崑崙山西南

悉徵靈圉而選之兮部乘衆神於瑤

光使五帝先導兮

遵導應云五帝五時于太皓之屬也

反太一而從陵陽

天官書云中官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列仙傳云子明於沛經縣旋溪釣得白龍放之後白龍來迎子明去止陵陽山上百餘年遂得仙也

左玄冥而右含靈兮前陸離而後滴

湟斲趾北僑而役羨門兮

張云羨門碣石山上仙人羨門高也

屬歧伯使

尚方祝融驚而蹕御兮

張云祝融南方炎帝之佐也獸身人面乘兩龍應火正也火正

祝融警蹕
清氣也

清雰氣而後行屯余車其萬乘兮絳雲蓋而

樹華旗使勾芒其將行兮

張云勾芒東方青帝之佐也
鳥身人面乘兩龍顏云將行

領從者

吾欲往乎南嬉歷唐堯於崇山兮過虞舜於九疑

張云崇山狄山也海外經云狄山帝堯葬
其陽九疑山零陵營道縣舜所葬處上

紛湛湛其差

錯兮雜還膠葛以方馳騷擾衝蕏其相紛拏兮滂淖決

輒灑以林離鑽羅列聚叢以龍茸兮衍曼流爛壇以

陸離徑入靄室之砰磷鬱律兮洞出鬼谷之崑崙鬼磈

崑口骨反暑音力罪反崑音烏迴
反磈音回張云崑崙崑磈不平也

徧覽八紘而觀四荒

兮竭渡九江而越五河

顏云五色之河也仙云紫碧絳青黃之河也

經營炎

火而浮弱水兮

姚丞云大荒西經云崑崙之岳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輒物然括地志云弱水

有二原俱出女國北阿傳達山南流會于國北又南歷國北車去一里深丈餘闊六十步非乘舟不可濟流入海阿傳達山一名崑崙山其主為主在雍州西南一萬五千三百七十里又云弱水在甘州張掖縣南山下也

抗絕浮渚而涉流沙奄息總極汜涇水嬉兮使靈媧鼓

瑟而舞馮夷

姓馮名夷以庚日溺死河常以庚日好溺死人

時若夢夢將混濁

兮召屏翳

應云屏翳天神使也章云雷師也

誅風伯

張云風伯字飛廉

而刑雨

師

沙州有雨師祠

西望崑崙之軋

張云海內經云崑崙去中國五萬里天帝之下都也其山

廣袤百里高八萬仞增城九重面九井以玉為檻旁有五門開明獸守之括地志云在崑崙蕭州酒泉縣南八十里十六國志云後魏昭成帝建十年涼張駿酒泉太守馬岌上言酒泉南山即崑崙之體周穆王見西王母樂而忘歸即謂此山有石室王母堂珠璣飾煥若神宮又刪丹西河名云弱水禹貢崑崙在臨差之西即此明矣括地志云又阿傳建山亦名建山遼山亦名崑崙山恒河出其南吐師子口經天竺入遼山燭水今名為漸海出書於西何北隅吐馬口經安息大夏國入西海黃海出東北隅吐牛口東北流經濫澤潛出大磧石山至華山北東入海其三河去山入海各三萬里此謂大崑崙蕭州謂小崑崙也禹本紀云河出崑崙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湧洗忽兮直徑馳乎三危括地志云三隱避為光明也

湧洗忽兮直徑馳乎三危

危山在沙州

東南三十里

排闥闥而入帝宮兮

韋云闥闥天門也淮南子曰西方曰西極之山闥闥

之門載玉女而與之歸

張云玉女青要來弋等也

舒闔風而搖集兮

張云

闔風在崑崙闔闔之中楚辭云登闔風而漂馬也

亢烏騰而一止低回陰山翔

以紆曲兮

張云陰山在大崑崙西二千七百里

吾乃今目睹西王母皤然

白首

張云西王母其狀如人豹尾虎齒蓬鬢皤然白首石城金穴居其中

載勝而穴處兮

顏云勝代婦人首飾也漢代謂之華勝也

亦幸有三足烏為之使

張云三足烏青烏也

主為西王母取食在昆墟之北

必長生若此而不死兮雖濟萬世不足

以喜回車竭來兮絕道不周會食幽都呼吸沆瀣殮朝

霞兮噍咀芝英兮噉瓊華嬋侵潯而高縱兮紛鴻涌而

上厲貫列缺之倒景兮涉豐隆之滂沛

張云豐崇雲師也淮南子云季

春三月豐崇乃出以將雨接豐崇將雲雨故云滂沛

馳游道而脩降兮

游游車也道道車也

脩長也降下也

驚遺霧而遠逝迫區中之隘陝兮舒節出乎北

垠遺屯騎於玄闕兮軼先驅於寒門下崢嶸而無地兮

上寥廓而無天視眩眠而無見兮聽愔恍而無聞乘虛

無而上假兮超無友而獨存相如既奏大人之頌天子

大說飄飄有凌雲之氣似游天地之間意相如既病免

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馬相如病甚可往從悉取其書若

不然後失之矣使所忠往

姓所名忠也風俗通姓氏云漢書有諫大夫所忠氏而

相如已死家無書問其妻對曰長卿固未嘗有書也時
時著書人又取去即空居長卿未死時為一卷書曰有
使者來求書奏之無他書其遺札書言封禪事奏所忠
忠奏其書天子異之其書曰伊上古之初肇自昊穹兮
生民歷撰列辟以迄于秦率邇者踵武逖聽者風聲紛
綸葳蕤堙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也續韶夏崇號謚略
可道者七十有二君罔若淑而不昌疇逆失而能存軒

轅之前遐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也五三六經載籍之
傳維見可觀也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因斯以談君
莫盛於唐堯臣莫賢於后稷后稷創業於唐公劉發迹
於西戎文王改制爰周邠隆大行越成而後陵夷衰微
千載無聲豈不善始善終哉然無異端慎所由於前謹
遺教於後耳故軌迹夷易易遵也湛恩濛涌易豐也憲
度著明易則也垂統理順易繼也是以業隆於緜祿而
崇冠于二后揆厥所元終都攸卒未有殊尤絕迹可考

于今者也然猶躡梁父登泰山建顯號施尊名大漢之
德溍涌原泉沕滴漫衍旁魄四塞雲專霧散上暢九垓
下沂八埏懷生之類霑濡浸潤協氣橫流武節飄逝通
陝游原迫闊泳沫首惡湮沒闇昧昭哲昆蟲凱澤回首
面內然後囿騶虞之珍羣徼麋鹿之怪獸巢一莖六穗
於庖犧雙貉共抵之獸獲周餘珍收龜于岐招翠黃乘
龍於沼鬼神接靈囿賓於間館奇物譎詭倣儻窮變欽
哉符瑞臻茲猶以為薄不敢道封禪蓋周躍魚墮抗休

之以燎微夫斯之為符也以登介丘不亦慙乎進讓之道其何爽與於是大司馬進曰陛下仁育羣生義征不愆諸夏樂貢百蠻執贄德侔往初功無與二休烈浹洽符瑞衆變期應紹至不特創見意者泰山梁父設壇場望幸蓋號以況榮上帝垂恩儲祉將以薦成陛下謙讓而弗發也挈三神之驪缺王道之儀羣臣慙焉或謂且天為質闇珍符固不可辭若然辭之是泰山靡記而梁父靡幾也亦各並時而榮咸濟世而屈說者尚何稱於

後而云七十二君乎夫修德以錫符奉符以行事不為
進越故聖王弗替而修禮地祇謁款天神勒功中嶽以
彰至尊舒盛德發號榮受厚福以浸黎民也皇皇哉斯
事天下之壯觀王者之丕業不可貶也願陛下全之而
後因雜薦紳先生之略術使獲耀日月之末光絕炎以
展采錯事猶兼正列其義校飭厥文作春秋一藝將襲
舊六為七攄之無窮俾萬世得激清流揚微波蜚英聲
騰茂實前聖之所以永保鴻名而常為稱首者用此宜

命掌故悉奏其義而覽焉於是天子沛然改容曰愉乎
朕其試哉乃遷思回慮總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詩大
澤之博廣符瑞之富乃作頌曰自我天覆雲之油油甘
露時雨歟壤可游滋液滲漉何生不育嘉穀六穗我穡
曷蓄非唯雨之又潤澤之非唯濡之汜專濩之萬物熙
熙懷而慕思名山顯位望君之來君乎君乎侯不邁哉
般般之獸樂我君圉白質黑章其儀可嘉眔眔睦睦君
子之熊蓋聞其聲令觀其來歟塗靡蹤天瑞之徵茲亦

於舜虞氏以興濯濯之麟游彼靈時孟冬十月君徂郊
祀馳我君與帝以享社三代之前蓋未嘗有宛宛黃龍
興德而升采色炫燿煥炳輝煌正陽顯見覺寤黎烝於
傳載之云受命所乘厥之有章不必諄諄依類記寓諭
以封巒披藝觀之天人之際已交上下相發允荅聖王
之德兢兢翼翼也故曰興必慮衰安必思危是以湯武
至尊嚴不失肅祗舜在假典顧省厥遺此之謂也司馬
相如既卒五歲天子始祭后土八年而遂先禮中嶽

嵩高

也在洛州陽城縣西北二十二里

封于太山

在兗州博城縣西北三十里

至梁父禪

肅然相如他所著若遺平陵侯書與五公子相難草木書篇不采采其尤著公卿者云

太史公曰春秋推見至隱易本隱之以顯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以言雖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其要歸引之節儉此與詩之風諫何異揚雄以為靡麗之賦勸百風一猶馳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不已虧乎余采

其語可論者著于篇

史記正義卷一百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史記正義卷一百十八

唐 張守節 撰

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 史記一百十八

淮南厲王長者高祖少子也其母故趙王張敖美人高

祖八年從東垣過趙

趙張耳所都
今邢州也

趙王獻之美人厲王

母得幸焉有身趙王敖弗敢內宮為築外宮而舍之及
貫高等謀反栢人事發覺并逮治王盡收捕王母兄弟

美人繫之河內厲王母亦繫告吏曰得幸上有身吏以聞上上方怒趙王未理厲王母厲王母弟趙兼因辟陽侯言吕后吕后妬弗肯白辟陽侯不彊爭及厲王母已生厲王恚即自殺吏奉厲王詣上上悔

悔不理
厲王母

令吕后

母之而葬厲王母真定真定厲王母之家在焉父世縣也高祖十一年十月淮南王黥布反立子長為淮南王王黥布故地凡四郡上自將兵擊滅布厲王遂即位厲王蚤失母常附吕后孝惠吕后時以故得幸無患害而

常心怨辟陽侯弗敢發及孝文帝初即位淮南王自以
為最親驕蹇數不奉法上以親故常寬赦之三年入朝
甚橫從上入苑囿獵與上同車常謂上大兄厲王有材
力力能扛鼎乃往請辟陽侯辟陽侯出見之即自袖鐵
椎推辟陽侯今從者魏敬劉之

劉古鼎反
劉謂刺劉

厲王乃馳

走闕下肉袒謝曰臣母不當坐趙事其時辟陽侯力能
得之吕后弗爭罪一也趙王如意子母無罪吕后殺之
辟陽侯弗爭罪二也吕后王諸吕欲以危劉氏辟陽侯

弗爭罪三也臣謹為天下誅賊臣辟陽侯報母之仇謹
伏闕下請罪孝文傷其志為親故弗治赦厲王當是時
薄太后及太子諸大臣皆憚厲王厲王以此歸國益驕
恣不用漢法出入稱警蹕稱制自為法令擬於天子六
年令男子但等七十人與棘蒲侯柴武太子竒謀以輦
車四十乘反谷口

括地志云谷口故城在雍州醴泉縣東北四十里漢谷口縣也

令人

使閩越匈奴事覺治之使使召淮南王淮南王至長安
丞相臣張倉典客臣馮敬行御史大夫事宗正臣逸廷

尉臣賀備盜賊中尉臣福昧死言淮南王長廢先帝法
不聽天子詔居處無度為黃屋蓋乘輿出入擬於天子
擅為法令不用漢法及所置吏以其郎中春為丞相聚
收漢諸侯人及有罪亡者匿與居為治家室賜其財物
爵祿田宅爵或至關內侯奉以二千石所不當得欲以
有為大夫但士五開章等七十人與棘蒲侯太子奇謀
反欲以危宗廟社稷使開章陰告長與謀使聞越及句
奴發其兵開章之淮南見長長數與坐語飲食為家室

娶婦以二千石俸奉之開章使人告但已言之王春使
使報但等吏覺知使長安尉竒等往捕開章長匿不予
與故中尉蔣忌謀殺以閉口謀殺開章以閉
絕謀反之口也為棺擲衣

衾葬之肥陵邑

括地志云肥陵故縣在壽州安豐縣
東六十里在故六城東北百餘里

謾

吏曰不知安在又佯聚土樹表其上曰開章死埋此下
及長身自賊殺無罪者一人令吏論殺無罪者六人為
命棄市罪詐捕命者以除罪擅罪人罪人無告劾繫治
城旦舂以上十四人赦免罪人死罪十八人城旦舂以

下五十八人賜人爵關內侯以下九十四人前日長病
陛下憂苦之使使者賜書棗脯長不欲受賜不肯見拜
使者南海民處廬江界中者反淮南吏卒擊之陛下以
淮南民貧苦遣使者賜長帛五千匹以賜吏卒勞苦者長
不欲受賜謾言曰無勞苦者南海民王織上書獻璧皇
帝忌擅燔其書不以聞吏請召治忌長不遣謾言曰忌
病春又請長願入見長怒曰女欲離我自附漢長當棄
市臣請論如法制曰朕不忍致法於王其與列侯二千

石議臣倉臣敬臣逸臣福臣賀昧死言臣謹與列侯吏二千石臣嬰等四十三人議皆曰長不奉法度不聽天子詔乃陰聚徒黨及謀反者厚養亡命欲以有為臣等議論如法制曰朕不忍致法於王其赦長死罪廢勿王臣倉等昧死言長有大死罪陛下不忍致法幸赦廢勿王臣請處蜀郡嚴道邛郵遣其子毋從居縣為築蓋家室皆廩食給薪菜鹽豉炊食器席蓐臣等昧死請請布告天下制曰計食長給肉日五斤酒二斗令故美人才

人得幸者十人從居他可盡誅所與謀者於是乃遣淮南王載以輜車令縣以次傳是時袁盎諫上曰上素驕淮南王弗為置嚴傳相以故至此且淮南王為人剛今暴摧折之臣恐卒逢霧露病死陛下為有殺弟之名奈何上曰吾特苦之耳今復之縣傳淮南王者皆不敢發車封淮南王乃謂侍者曰誰謂乃公勇者吾安能勇吾以驕故不聞吾過至此人生一世間安能邑邑如此乃不食死至雍

今岐州
雍縣也

雍令發封以死聞上哭甚悲謂袁

盎曰吾不聽公言卒亡淮南王盎曰不可奈何願陛下
自寬上曰為之奈何盎曰獨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乃
可上即令丞相御史遂考諸縣傳送淮南王不發封餽
侍者皆棄市乃以列侯葬淮南王於雍守冢三十戶孝
文八 years 上憐淮南王淮南王有子四人皆七八歲乃封
子安為阜陵侯子勃為安陽侯子賜為周陽侯子良為
東成侯孝文十二年民有作歌歌淮南厲王曰一尺布
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上聞之乃

歎曰堯舜放逐骨肉

帝系云堯黃帝之後舜顓頊之後四凶之內有承黃帝顓頊者而堯

舜竈之故放逐骨肉耳四凶者共工三苗伯鯀及驩兜皆堯舜之同姓故云骨肉也

周公殺管蔡

天下稱聖何者不以私害公天下豈以我為貪淮南王

地邪乃徙城陽王王淮南故地而追尊謚淮南王為厲

王

謚法云暴慢無親曰厲

置園復如諸侯儀孝文十六年徙淮南

王喜復故城陽上憐淮南厲王廢法不軌自使失國蚤

死乃立其三子阜陵侯安為淮南王安陽侯勃為衡山

王周陽侯賜為廬江王皆復得厲王時地參分之東城

侯良前薨無後也孝景三年吳楚七國反吳使者至淮南淮南王欲發兵應之其相曰大王必欲發兵應吳臣願為將王乃屬相兵淮南相已將兵因城守不聽王而為漢漢亦使曲城侯將兵救淮南淮南以故得完吳使者至廬江廬江王弗應而往來使越吳使者至衡山衡山王聖守無二心孝景四年吳楚已破衡山王朝上以為貞信乃勞苦之曰南方卑溼徙衡山王王濟北所以褒之及薨遂賜諡為貞王廬江王邊越數使使相交故徙為

衡山王王江北海南王如故

淮南王安為人好讀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亦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沆譽天下時時怨望厲王死時欲畔逆未有因也及建元二年淮南王入朝素善武安侯武安侯時為太尉乃逆王霸上與王語曰方今上無太子大王親高皇帝孫

漢書云武帝以安屬為諸侯

行仁義天下莫不

聞即宮車一日晏駕非大王當誰立者淮南王大喜厚遺武安侯金財物陰結賓客拊循百姓為畔逆事建元

六年彗星見淮南王心怪之或說王曰先吳軍起時彗星出長數尺然尚流血千里今彗星長竟天天下兵當大起王心以為上無太子天下有變諸侯並爭愈益治器械攻戰具積金錢賂遺郡國諸侯游士奇材諸辨士為方略者妄作妖言謠諛王王喜多賜金錢而謀反滋甚淮南王有女陵彗有口辨王愛陵常多予金錢為中訥長安約結上左右元朔三年上賜淮南王几杖不朝淮南王王后荼王愛幸之王后生太子遷遷取王皇太

后外孫脩成君女為妃王謀為反具畏太子妃知而內
泄事乃與太子謀令詐弗愛三月不同席王乃詳為怒
太子閉太子使與妃同內三月太子終不近妃妃求去
王乃上書謝歸去之王后荼太子遷及女陵得愛幸王
擅國權侵奪民田宅妄致繫人元朔五年太子學用劍
自以為人莫及聞郎中雷被巧乃召與戲被一再辭讓
誤中太子太子怒被恐此時有欲從軍者輒詣京師被
即願奮擊匈奴太子遷數惡被於王王使郎中令斥免

欲以禁後

言屏斥免郎中令官而令後人不散效也

被遂亡至長安上書自

明詔下其事廷尉河南

雷被告章下廷尉及河南共治之

河南治逮淮

南太子

逮謂追赴河南也

王王后計欲無遣太子遂發兵反計

猶豫十餘日未定會有詔即訊太子當是時淮南相怒

壽春丞留太子逮不遣劾不敬王以請相相弗聽王使

人上書告相事下廷尉治蹤跡連王王使人候伺漢公

卿公卿請逮捕治王王恐事發太子遷謀曰漢使即逮

王王令人衣衛士衣持戟居庭中王旁有非是則刺殺

之臣亦使人刺殺淮南中尉乃舉兵未晚是時上不許
公卿請而遣漢中尉宏即訊驗王王聞漢使來即如太
子謀計漢中尉至王視其顏色和訊王以斥靄被事耳
王自度無何不發中尉還以聞公卿治者曰淮南王安
擁閼奮擊匈奴者靄被等廢格明詔當棄市詔弗許公
卿請廢勿王詔勿許公卿請削五縣詔削五縣使中尉
宏赦淮南王罪罰以削地中尉入淮南界宣言赦王王
初聞漢公卿請誅之未知得削地聞漢使來恐其捕之

乃與太子謀刺之如前計及中尉至即賀王王以故不
發其後自傷曰吾行仁義見削甚恥之然淮南王削地
之後其為反謀益甚諸使道從長安來為妄妖言上
無男漢不治即喜即言漢廷治有男王怒以為妄言非
也王日夜與伍被左吳等案輿地圖部署兵所從入王
曰上無太子宫車即晏駕廷臣必徵膠東王不如常山
王諸侯並爭吾可以無備乎且吾高祖孫親行仁義陛
下遇我厚吾能忍之萬世之後吾寧能北面臣事豎子

乎王坐東宮召伍被與謀曰將軍上被悵然曰上寬赦
大王王復安得此亡國之語乎臣聞子胥諫吳王吳王
不用乃曰臣今見麋鹿游姑蘇之臺也今臣亦見宮中
生荊棘露霑衣也王怒繫伍被父母囚之三月復召曰將
軍許寡人乎被曰不直來為大王畫耳臣聞聰者聽於
無聲明者見於未形故聖人萬舉萬全昔文王一動而
功顯于千世列為三代此所謂因天心以動作者也故
海內不期而隨此千歲之可見者夫百年之秦近世之

吳楚亦足以喻國家之存亡矣臣不敢避子胥之誅願
大王毋為吳王之聽昔秦絕先生之道殺術士燔詩書
棄禮義尚詐力任刑罰轉負海之粟致之西河當是之
時男子疾耕不足於糟糠女子紛績不足於蓋形遣蒙
恬築長城東西數千里暴兵露師常數十萬死者不可
勝數僵尸千里流血頃畝百姓力竭欲為亂者十家而
五又使徐福入海求神異物還為偽辭曰臣見海中大
神言曰汝西皇之使邪臣荅曰然汝何求曰願請延年

益壽藥神曰汝秦王之禮薄得觀而不得取即從臣東南
至蓬萊山見芝成宮闕有使者銅色而龍形光上照天
於是臣再拜問曰宜何資以獻海神曰以令名男子若
振女與百工之事即得之矣秦皇帝大說遣振男女三
千人資之五穀種種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廣澤止王
不來

括地志云鹽州在東海中秦始皇遣徐福將童男
女遂止此州其後復有數洲萬家其上有至會

稽市易
者闕文

於是百姓悲痛相思欲為亂者十家而六又使

尉佗踰五嶺攻百越尉佗知中國勞極止王不來使人

上書求女無夫家者三萬人以為士卒衣補秦皇帝可
其萬五千人於是百姓離心瓦解欲為亂者十家而七
客謂高皇帝曰時可矣高皇帝曰待之聖人當起東南
間不一年陳勝吳廣發矣高皇始於豐沛一倡天下不
期而響應者不可勝數也此所謂蹈瑕候間因秦之亡
而動者也百姓願之若旱之望雨故起於行陳之中而
立為天子功高三王德傳無窮今大王見高皇帝得天
下之易也獨不觀近世之吳楚乎夫吳王賜號為劉氏

祭酒復不朝王四郡之衆地方數千里內鑄消銅以為
錢東煮海水以為鹽上取江陵木以為船之載當中國
數十兩車國富民衆行珠玉金帛賂諸侯宗室大臣獨
竇氏不與計定謀成舉兵而西破於大梁敗於狐父奔
走而東至於丹徒越人禽之身死絕祀為天下笑夫以
吳越之衆不能成功者何誠逆天道而不知時也方今
大王之兵衆不能十分吳楚之一天下安寧有萬倍於
吳禁之時願大王從臣之計大王不從臣之計今見大

王事必不成而語先泄也臣聞微子過故國而悲於是
作麥秀之歌是痛紂之不用王子比干也故孟子曰紂
貴為天子死曾不若匹夫是紂先自絕於天下久矣非
死之日而天下去之今臣亦竊悲大王棄千乘之君必
且賜絕命之書為羣臣先死於東宮也於是王氣怨結
而不揚涕滿匡而橫流即起歷階而去王有孽子不害
最長王弗愛王王后太子皆不以為子兄數不害有子
建材高有氣常怨望太子不省其父又怨時諸侯皆得

分子弟為侯而淮南獨二子一為太子建父獨不得為
侯建陰結交欲告敗太子以其父代之太子知之數捕
繫而榜笞建建具知太子之謀欲殺漢中尉即使所善
壽春莊芷以元朔六年上書於天子曰毒藥苦於口利
於病忠言逆於耳利於行今淮南王孫建材能高淮南
王王后荼荼子太子遷常疾害建建父不害無罪擅數
捕繫欲殺之今建在可徵問具知淮南陰事書聞上以
其事下廷尉廷尉下河南治是時故辟陽侯孫審卿善

丞相公孫宏怨淮南厲王殺其大父乃深購淮南事於
宏宏乃疑淮南有畔逆計謀深窮治其獄河南治建辭
引淮南太子及黨與淮南王患之欲發問伍被曰漢廷
治亂伍被曰天下治王意不說謂伍被曰公何以言天
下治也被曰被竊觀朝廷之政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
婦之別長幼之序皆得其理上之舉錯遵古之道風俗
紀綱未有所缺也重裝富貴周流天下道無不通故交
易之道行南越賓服羗犍入獻東甌入降廣長掄開朔

方匈奴折翅傷翼失援不振雖未及古太平之時然猶
為治也王怒被謝死罪王又謂被曰山東即有兵漢必
使大將軍將而制山東公以為大將軍何如人也被曰
被所善者黃義從大將軍擊匈奴還告被曰大將軍遇
士大夫有禮於士卒有恩衆皆樂為之用騎上下山若
蜚材幹絕人被以為材能如此數將習兵未易當也及
謁者曹梁使長安來言大將軍號令明當敵勇敢常為
士卒先休舍穿井未通須士卒盡得水乃敢飲軍罷卒

盡已渡河乃度皇太后所賜金帛盡以賜軍吏雖古名將弗過也王默然淮南王見建已徵治恐國陰事且覺欲發被又以為難乃復問被曰公以為吳興兵是邪非也被曰以為非也吳王至富貴也舉事不當身死丹徒頭足異處子孫無遺類臣聞吳王悔之甚願王孰慮之無為吳王之所悔王曰男子之所死者一言耳且吳何知反漢將一日過成臯者四十餘人今我令樓緩先要成臯之口

成臯故在河南滎水縣東南二里

周被下潁川兵塞環轅伊

關之道

縣棘故關在河南緱氏縣南四十里伊闕故關在河南縣南十九里

陳定發南陽

兵守武關

故武關在商州商洛縣東九十里春秋時闕文

河南太守獨有雒陽

耳何足憂然此北尚有臨晉關河東上黨與河內趙國

人言曰絕成臯之口天下不通據三川之險

即成臯關也

招

山東之兵舉事如此公以為何如被曰臣見其禍未見其福也王曰左吳趙賢朱驕如皆以為有福什事九成公獨以為有禍無福何也被曰大臣之羣臣近幸素能使衆者皆前繫詔獄餘無可用者王曰陳勝吳廣無立

雖之地千人之聚起於大澤奮臂大呼而天下響應西
至於戲而兵百二十萬今吾國雖小然而勝兵者可得
十餘萬非直適戍之衆鑠鑠矜也公何以言有禍無
福被曰往者秦為無道殘賊天下興萬乘之駕作阿房
之宮收太半之賦發閭左之戍

閭左邊不役之
民秦則役之也

父不寧

子兄不便弟政苛刑峻天下熬然若焦民皆引領而望
傾耳而聽悲號仰天叩心而怨上故陳勝大呼天下響
應當今陛下臨制天下一齊海內汎愛蒸庶布德施惠

口雖未言聲疾雷霆令雖未出化馳如神心有所懷威
動萬里下之應上猶影響也而大將軍材能不特章邯
楊熊也大王以陳勝吳廣諭之被以為過矣王曰苟如
公言不可徵幸邪被曰被有愚計王曰奈何被曰當今
諸侯無異心百姓無怨氣朔方之郡田地廣水草美民
徙者不足以實其地臣之愚計可偽為丞相御史請書
徙郡國豪傑任俠及有耐罪以上赦令除其罪產五十
萬以上者皆徙其家屬朔方之郡益發甲卒急其會曰

又偽為左右都司空上林中都官詔獄逮書諸侯太子
幸臣如此則民怨諸侯懼即使辯武隨而說之儻可徼
幸什得一乎王曰此可也雖然吾以為不至若此於是
王乃令官奴入官作皇帝璽丞相御史大將軍軍吏中
二千石都官令丞印及旁近郡太守都尉印漢使節法
冠欲如伍被計使人偽得罪而西事大將軍丞相一日
發兵使人即刺殺大將軍青而說丞相下之如發蒙耳
王欲發國中兵恐其相二千石不聽王乃與伍被謀先

殺相二千石偽失火宮中相二千石救火至即殺之計未
決又欲令人衣求盜衣持羽檄從東方來呼曰南越兵
入界欲因以發兵乃使人至廬江會稽為求盜未發王
問伍被曰吾舉兵西鄉諸侯必有應我者即無應奈何
被曰南收衡山以擊廬江有尋陽之船守下雉之城結
九江之浦絕豫章之口即彭蠡湖口北彊弩臨江而守
以禁南郡之下東收江都會稽江都揚州也南通勁越
屈彊江淮間猶可得延歲月之壽王曰善無以易此急

則走越耳於是廷尉以王孫建辭連淮南王太子遷聞上遣廷尉監因拜淮南中尉逮捕太子至淮南淮南王聞與太子謀召相二千石欲殺而發兵召相相至內史以出為解中尉曰臣受詔使不得見王王念獨殺相而內史中尉不來無益也即罷相王猶豫計未決太子念所坐者謀刺漢中尉所與謀者已死以為口絕乃謂王曰羣臣可用者皆前繫今無足與舉事者王以非時發恐無功臣願會逮王亦偷欲休即許太子太子即自剄

不殊伍被自詣吏因告與淮南王謀反反蹤跡具如此
吏因捕太子王后圍王宮盡求捕王所與謀反賓客在
國中者索得反具以聞上下公卿治所連引與淮南王
謀反列侯二千石豪傑數千人皆以罪輕重受誅衡山
王賜淮南王弟也當坐收有司請逮捕衡山王天子曰
諸侯各以其國為本不當相坐與諸侯王列侯會肄丞
相諸侯議趙王彭祖列侯臣讓等四十三人議皆曰淮
南王安甚大逆無道謀反明白當伏誅膠西王臣端議

曰淮南王安廢法行邪懷詐偽心以亂天下熒惑百姓
佞畔宗廟妄作妖言春秋曰臣無將將而誅安罪重於
將謀反形已定臣端所見其書節印圖及他逆無道事
驗明白甚大逆無道當伏其法而論國吏二百石以上
及比者宗室近幸臣不在法中者不能相教當皆免削
削爵為士伍毋得官為吏其非吏他贖死金二斤八兩以
章臣安之罪使天下明知臣子之道毋敢復有邪僻佞
畔之意丞相宏廷尉湯等以聞天子使宗正以符節治

王未至淮南王安自剄殺王后荼太子遷諸所與謀反者皆族天子以伍被雅辭多引漢之美欲勿誅廷尉湯曰被首為之畫反謀被罪無赦遂誅被國除為九江郡

衡山王賜王后乘舒

衡山王
后名也

生子三人長男爽為太子

次男孝次女無采又姬徐來生子男女四人美人厥姬

生子二人衡山王淮南王兄弟相責望禮節間不相能

衡山王聞淮南王作為畔逆反具赤心結賓客以應之恐為所并元光六年衡山王入朝其謁者衛慶有方術

欲上書事天子王怒死刻慶死罪彊榜服之衡山內史
以為非是卻其獄王使人上書告內史內史治言王不直王
又數侵奪人田壞人家以為田有司請逮治衡山王天
子不許為置吏二百石以人衡山王以此恚與奚慈張
廣昌謀求能為兵法候星氣者日夜從容王密謀反事
王后乘舒死立徐來為王后厥姬俱幸兩人相妬厥姬
乃惡王后徐來於太子曰徐來使婢蠱道殺太子母太
子心怨徐來徐來兄至衡山太子與飲以刃刺傷王后

兄王后怨怒數毀惡太子於王太子女弟無采嫁棄歸
與奴奸又與客奸太子數讓無采無采怒不與太子通
王后聞之即善遇無采無采及中兄孝少失母附王后
王后以計愛之與共毀太子王以故數擊笞太子元朔
四年中人有賊傷王后假母者王疑太子使人傷之笞
太子後王病太子時稱病不侍孝王后無采惡太子太
子實不病自言病有喜色王大怒欲廢太子立其弟孝
王后知王決廢太子又欲并廢孝王后有侍者善舞王

幸之王后欲令侍者與孝亂以汙之欲并廢兄弟而立其子廣代太子太子爽知之忿后數惡已無已時欲與亂以止其口王后飲太子前為壽因據王后股求與王后卧王后怒以告王王乃召欲縛而笞之太子知王常欲廢已立其弟孝乃謂王曰孝與王御者奸無采與奴奸王彊食請上書即倍王去王使人止之莫能禁乃自駕追捕太子太子妄惡言王械繫太子宫中孝日益親幸王奇孝材能乃佩之王印號曰將軍令居外宅多給

金錢招致賓客賓客來者微知淮南衡山有逆計日夜
從容勸之王乃使孝客江都人救赫陳喜作輜車鏃矢
刻天子璽將相軍吏印王日夜求壯士如周丘等數稱
引吳楚反時計畫以約束衡山王非敢效淮南王求即
天子位畏淮南起并其國以為淮南已西發兵定江淮
之間而有之望如是元朔五年秋衡山王當朝六年過
淮南淮南王乃昆弟語除前卻約束反具衡山王即上
書謝病上賜書不朝元朔六年中衡山使人上書請廢

太子爽立孝為太子爽聞即使所善白羸之長安上書
言孝作輶車鏃矢與王御者奸欲以敗孝白羸至長安
未及上書吏稱羸以淮南事繫王聞爽使白羸上書恐
言國陰事即上書反告太子爽所為不道棄市罪事事
下沛郡治元朔七年冬有司公卿下沛郡求捕所與淮
南謀反者未得得陳喜於衡山王子孝家吏劾孝首匿
喜孝以為陳喜稚數與王計謀反恐其發之聞律先自
告除其罪又疑太子使白羸上書發其事即先自告告

所與謀反者救赫陳喜等廷尉治驗公卿請逮捕衡山
王治之天子曰勿捕遣中尉安大行息即問王王具以
情實對吏皆圍王宮而守之中尉大行還以聞公卿請
遣宗正大行與沛郡雜治王王聞即自剄殺孝先自告
反除其罪坐與王御婢姦棄市王后徐來亦坐蠱殺前
王后乘舒及太子爽王告不孝皆棄市諸與衡山王謀
反者皆族國除為衡山郡

太史公曰詩之所謂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信哉是也淮

南衛山親為骨肉疆土千里列為諸侯不務遵蕃臣職以承輔天子而專挾邪僻之計謀為畔逆仍父子再亡國各不終其身為天下笑此非獨王過也亦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也夫荆楚僞勇輕悍好作亂乃自古記之矣

史記正義卷一百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史記正義卷一百十九

唐 張守節 撰

循吏列傳第五十九

史記一百十九

太史公曰法令所以導民也刑罰所以禁姦也文武不
備良民懼然身修者官未曾亂也奉職循理亦可以為
治何必威嚴哉

孫叔敖者

說苑云孫叔敖為令尹一國吏民皆來賀有一老父衣赭衣冠白冠後來弔曰有身貴而

驕人者民亡之位已高而擅權者君惡之祿已厚而不知足者患處之叔敖再拜敬受命願聞餘教父曰位已高而意益下官益大而心益小祿已厚而慎不取君謹守此三者足以治楚

楚之處士也虞

丘相進之於楚莊王以自代也三月為楚相施教導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緩禁止吏無姦邪盜賊不起秋冬則勸民山採春夏以水各得其所便民皆樂其生莊王以為幣輕更以小為大百姓不便皆去其業市令言之相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不定相曰如此幾何頃乎市令曰三月頃相曰罷吾今令之復矣後五日朝相

言之王曰前日更幣以為輕今市令來言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之不定臣請遂令復如故王許之下令三日而市復如故楚民俗好庠車王以為庠車不便馬欲下令使高之相曰令數下民不知所從不可王必欲高車臣請教閭里使高其柵乘車者皆君子君子不能數下車王許之居半歲民悉自高其車此不教而民從其化近者視而效之遠者四面望而法之故三得相而不喜知其材自得之也三去相而不悔知非己之罪也

子產者鄭之列大夫也鄭昭君之時以所愛徐摯為相
國亂上下不親父子不和大宮子期言之君以子產為
相為相一年豎子不戲狎斑白不提挈僮子不犁畔二
年市不豫賈三年門不夜闔道不拾遺四年田器不歸
五年士無尺籍言士民無一尺方板之籍書什伍什伍相保也喪期不令而治
治鄭二十六年而死丁壯號哭老人兒啼曰子產去我
死乎民將安歸

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弟為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

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
取小客有遺相魚者相不受客曰聞君嗜魚遺君魚何
故不受也相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為相能自給魚今
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吾故不受也食茹而美拔其
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
欲令農士工女安所讐其貨乎

石奢者楚昭王相也堅直廉正無所阿避行縣道有殺
人者相追之乃其父也縱其父而還自繫焉使人言之

王曰殺人者臣之父也夫以父立政不孝也廢法縱罪非忠也臣罪當死王曰追而不及不當伏罪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子也不奉主法非忠臣也王赦其罪上惠也伏誅而死臣職也遂不受令自刎而死李離者晉文公之理也理獄官也過聽殺人自拘當死文公曰官有貴賤罰有輕重下吏有過非子之罪也李離曰臣居官為長不與吏讓位受祿為多不與下分利今過聽殺人傳其罪下吏非所聞也辭不受令文公曰子則

自以為有罪寡人亦有罪邪李離曰理有法失刑則刑
失死則死公以臣能聽微決疑故使為理今過聽殺人
罪當死遂不受令伏劍而死

太史公曰孫叔敖出一言郢市復子產病死鄭民號哭
公儀子見好布而家婦逐石奢縱父而死楚昭名立李
離過殺而伏劍晉文以正國法



史記正義卷一百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史記正義卷一百一十五至一百二十六

詳校官編修臣李如筠

欽定四庫全書

史記正義卷一百二十

唐 張守節 撰

汲黯列傳第六十

史記一百二十

汲黯字長孺潁陽人也其先有寵於古之衛君至黯七
世世為卿大夫黯以父任孝景時為太子洗馬以莊見
憚孝景帝崩太子即位黯為謁者東越相攻上使黯往
視之不至至吳而還報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

辱天子之使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黠往視之還
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河南貧
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
南倉粟以振貧民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
遷為滎陽令黠恥為令病歸田里上聞乃召拜為中大
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遷為東海太守黠學黃老之
言治官理民好清靜擇丞史而任之其治責大指而已
不苛小黠多病卧閨閣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稱之上

聞召以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治務在無為而已宏大
體不拘文法黠為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合
己者善待之不合己者不能忍見士亦以此不附焉然
好學游俠任氣節內行脩絜好直諫數犯主之顏色常
慕傳柏袁盎之為人也善灌夫鄭當時及宗正劉棄亦
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位當是時太后弟武安侯蚡為丞
相中二千石來拜謁蚡不為禮然黠見蚡未嘗拜常揖
之天子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黠對曰陛下內

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為黯懼上退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羣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何辱朝廷何黯多病病且滿三月上常賜告者數終不愈最後病莊助為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然至其輔少主守城深堅招之不来麾之不去雖自謂賁育亦不能奪之矣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

至如黠近之矣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而視之丞相宏
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黠見上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
帳中黠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黠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
見敬禮如此張湯方以更定律令為廷尉黠數質責湯
於上前曰公為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
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空虛二者無一焉非苦
就行放析就功何乃取高皇帝約束紃更之為公以此
無種矣黠時與湯論議湯辯常文深小苛黠伉厲守

高不能屈忿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為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矣是時漢方征匈奴招懷四夷黠務少事上間常言與胡和親無起兵上方向儒術尊公孫宏及事益多吏民巧弄上分別文法湯等數奏決讞以幸而黠常毀儒面觸宏等徙懷詐飾智以阿人主取容而刀筆吏專深文巧詆陷人於罪使不得反其真以勝為功上愈益貴宏宏湯深心疾黠唯天子亦不說也欲誅之以事宏為丞相乃言上曰右

內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不能任請徙黯為右內史為右內史數歲官事不廢大將軍青既益尊姊為皇后然黯與亢禮人或說黯曰自天子欲羣臣下大將軍大將軍尊重益貴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邪大將軍聞愈賢黯數請問國家朝廷所疑遇黯過於平生淮南王謀反憚黯曰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至如說丞相宏如發蒙振落耳天子既數征匈奴有功黯之言益不用始黯列為九卿

而公孫宏張湯為小吏及宏湯稍益貴與黯同位黯又非毀宏湯等已而宏至丞相封為侯湯至御史大夫故黯時丞相史皆與黯同列或尊用過之黯褊心不能無少望見上前言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上默然有間黯罷上曰人果不可以無學觀黯之言也日益甚居無何匈奴渾邪王率衆來降漢發車二萬乘縣官無錢從民貰馬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

主而降漢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令天下騷動罷弊中
國而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及渾邪至賈人與市者
坐當死者五百餘人黯請問見高門曰夫匈奴攻當路
塞絕和親中國興兵誅之死傷者不可勝計而費以巨
萬百數臣愚以為陛下得胡人皆以為奴婢以賜從軍
死事者家所鹵獲因予之以謝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
今縱不能渾邪率數萬之衆來降虛府庫賞賜發良民
侍養譬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繩

以為闡出財物于邊闕乎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資以謝天下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者也臣竊為陛下不取也上默然不許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後數月黯坐小法會赦免官於是黯隱於田園居數年會更五銖錢民多盜鑄錢楚地尤甚上以為淮陽楚地之郊乃召拜黯為淮陽太守黯伏謝不受印詔數彊予然後奉詔詔召見黯黯為上泣曰臣自以為填溝壑不復見陛下不意陛下

復收用之臣常有狗馬病力不能任郡事臣願為中郎
出入禁閤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
召君矣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卧而治之
黯既辭行過大行李息曰黯棄居郡不得與朝廷議也
然御史大夫張湯智足以拒諫詐足以飾非務巧佞之
語辯數之辭非肯正為天下言專阿主意主意所不欲
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因而譽之好興事舞文法內懷詐
以御主心外挾賊吏以為威重公列九卿不早言之公

與之俱受其僇矣息畏湯終不敢言黠居郡如故治淮陽政清後張湯果敗上聞黠與息言抵息罪令黠以諸侯相秩居淮陽七歲而卒卒後上以黠故官其弟汲仁至九卿子汲偃至諸侯相黠姑姊子司馬安亦少與黠為太子洗馬安文深巧善宦官四至九卿以河南太守卒昆弟以安故同時至二千石者十人濮陽段宏始事蓋侯信信任宏宏亦再至九卿然衛人仕者皆嚴憚汲黠出其下

鄭當時者字莊陳人也其先鄭君嘗為項籍將籍死已而屬漢高祖令諸故項籍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詔盡拜名籍者為大夫而逐鄭君鄭君死孝文時鄭莊以任俠自喜脫張羽於危聲聞梁楚之間孝景時為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存諸故人請謝賓客夜以繼日至其明旦常恐不徧莊好黃老之言其慕長者如恐不見年少官薄然其游知交皆其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也武帝立莊稍遷為魯中尉濟南太守江

都相至九卿為右內史以武安侯魏其時議貶秩為詹
事遷為大農令莊為太史誡門下客至無貴賤無留門
者執賓主之禮以其貴下人莊廡又不治其產業仰奉
賜以給諸公然其餽遺人不過箕器食每朝候上之間
說未嘗不言天下之長者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史誠有
味其言之也常引以為賢於己未嘗名吏與官屬言若
恐傷之聞人之善言進之上唯恐後山東士諸公以此
翕然稱鄭莊鄭莊使視決河自請治行五日上曰吾聞

鄭莊行千里不齎糧請治行者何也然鄭莊在朝常趨和承意不敢甚引當否及晚節漢征匈奴招四夷天下費多財用益匱莊任人賓客為大農僦人多逋負司馬安為淮陽太守發其事莊以此陷罪贖為庶人頃之守長史上以為老以莊為汝南太守數歲以官卒鄭莊汲黯始列為九卿廉內行脩絮此兩人中廢家貧賓客益落及居郡卒後家無餘貲財莊兄弟子孫以莊故至二千石六七人焉

太史公曰夫以汲鄭之賢有勢則賓客十倍無勢則否
况衆人乎下邳翟公有言始翟公為廷尉賓客闐門及
廢門外可設雀羅翟公復為廷尉賓客欲往翟公乃大
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
貴一賤交情乃見汲鄭亦云悲夫

史記正義卷一百二十